

文 學 叢 刊

霧 及 其 宅

靳 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霧 及 其 宅

斬 以

有版權

定價金圓五角五分

霧及其它

靳以作

文藝生活出版社發行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文藝生活出版社印刷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六集

共十七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宋	屈曲夫	田	李健吾	巴	舒	金	高
樾	樾	濤	吾	金	羣	魁	詠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它	夏蟲集	貝殼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三十八年四月三版

目 錄

霧·····	一
牆·····	九
燭·····	一四
鴿·····	二〇
狗·····	二七
花草的生長·····	三三
叫賣·····	三九
一天的晚上·····	四五
江南春·····	五〇

上山的路·····	五五
給不相識的友人們·····	六三
近感·····	六七
短簡（一）·····	七一
短簡（二）·····	七五
友情·····	七九
旅中雜記·····	八二

霧

隔斷了衆人與我的是漫天的霧。任是高屋崇樓，如水的車輛，擁擠的行人；一切都不復存在，連自己行走時搖蕩出去的手臂也消失在迷茫之中了。

什麼都遲緩了，鳴叫着，試探地前進。正沾沾自喜這別無旁物的小天地，突然一個行路人會撞到自己的身上，即使是暴躁的性情，也只得按捺住了。

『對不起，碰了您的身子——』

『不要緊，不要緊……』

『這麼大的霧呵，真是什麼都看不見了。』

只有說話的聲音，待回過頭去，仍是一無所有的茫霧。那只是一個陌生的闖入者，何所用那一點無名的戀戀之情呢？正自呆着的時節，另外一個人又撞上來。

『怎麼能在這兒呢？攔了別人的路！』

又是一個陌生的人這樣地責斥着，爲了那粗暴的語氣，心有點不甘的，就趕上兩步嘴裏也在說！

可是沒回答，自己的這點忿忿之情也無着落了。遮了天，蓋了地填滿了這裏那裏的只是霧。

感到了霧的可怕那還遠在十多年前第一次的海行，夜半爲沉鬱的汽笛所驚醒，一聲又一聲撞擊過來的回音又溶成了一片，那笛聲像是永也不會休止。撲上船身的海浪，乍間像夏日的急雨，半爲鄉愁半爲驚懼壓得沉重了的心，再也忍不住了，就向那個未睡的老旅人問：

『爲什麼汽笛總是響呢？』

『你不知道麼，那是霧呵！』

他的神態那麼嚴重，反使我不知怎麼樣了。霧，在未離鄉井時也不知遇過多多

少少，從那老旅人的口氣來聽，好像我從也沒有看見過霧似的。

『霧呵，我知道，可是——』

『海行是怕霧的，一來會迷失了路途，二來也許撞到暗礁，巉岩，還怕對面來的
一隻船，迎面相遇。』

『汽笛又有什麼用？』

『聽回音知道是否走錯了路，若是有極大的回音，就得停止前進，必是隣近左
右有島呵山呵什麼的。如果對面有一隻船來，也知有所趨避。』

『這麼大的海，兩隻船還能相撞麼？』

『人海也許更大吧，巧合的事正多呢！』

這樣地回答着我，我後悔我的多問了。可是我的心却愈益沉重，反側難眠。忍到天明，就急急跑到船舷，望着從海面升起一跳一跳的太陽，天色清澄，水平如鏡，爲
陽光所照耀，富麗燦爛，幾乎使人難於睜開眼睛。可是汽笛，早已停止它的鳴叫了。

一夜的心悸，已蕩然無存，只是驚異着那潔白的海鷗，不會失在迷霧中，總是在船左船右翩翩地掠波逐飛。

真是因霧而受了傷害，那還是十年前山居的時節。說是山，也並不是飛鳥絕跡的峻嶺，只是在一個古城的西郊，有那麼幾座小山，我們住在山腳下的村落裏。有了山，也有樹，也有流泉，還有澗溪，因為那一段地就是高的，小小的山頂，就摸得着天上的游雲。

我們一共是五個，每天總要攀到山頂去，在那上邊可以濯足，可以躺在松蔭下小睡，或是爬到樹上去摘取不知名的果子，目力好的競數山澗中的卵石。而且還可以遠望城中那些房屋，那些舊帝王的殿閣都成為那麼渺小，自己就恍然成仙成佛似的。只是爲了自己心胸敞快，更可長嘯一聲，吐盡千百日的積鬱。也不寂寥，山谷自然給來了大些的回音。

在一陣急雨之後，原該好好守在茅舍裏，靜聽不斷的流水聲，不知是誰說了一

句，『走呵，去看洗過的山樹，』就各不示弱地隨着走出來了。泥土的路，沖出來些細小的渠流，微雨濛濛，濕了眉髮。我們並不會撐傘，也沒有草笠，爲雨所揚出來青綠的香氣，洗滌着每個人的心胸。

山徑上，積塵不復存在，石版的細紋都清晰地看出來。誰能想得到終日爲人爲驢子踐踏的長石，有那麼美妙的花彩，那麼華麗的顏色？若俯身下去，細心翫賞，那更像纔經畢事，色彩未乾，留得一份鮮艷深淺碧翠的樹葉，遠近夾映，從葉尖淌下的水滴，會使我們失口叫出：『喂，緊一步，看染綠了你的衣裳！』

走上去的路是愉快的，我們一面走還一面唱，伏在路邊百足蟲，聽見我們的聲音就避在一旁。轉角處看到乳白的雲氣，鎖了山腰，我們就快樂地說：『看我們跑到山頂，白雲在脚下，我們都是神仙。』

『若是神仙，只有我是，你們不過是同昇的鷄犬。』

我們中的一個這樣說着，就不知哪一個回答：

『是神是仙，到上面纔分曉呢，何必在這裏絮絮不休！』

到了山頂，還不會喘息定，就看到從那邊滾了來的雲霧。

『跑吧，跑吧，鎖住了路就不能下山！』

可是已經來不及，頓然就迷在白茫茫之中，山徑原是坎坷的，更有石，有荆棘，還有山澗。雖然未經說定，立時每一個人就把步子放小了。

『喂——你們在哪兒呀？——』

『我在這兒吶……』

『小還在哪兒啊……』

『哥哥領着我呢……』

『小心點走啊……憲憲……』

『我不是在走，我是在爬呀！』

這個叫着，那個應着，一些音響攪動了這山谷的寂靜，可是沉沉的重霧，仍自垂

鎖。

『哎喲……』

這像是那個要做神仙的人的聲音，立刻就有人叫喊着：

『怎麼回事呵？』

沒有回答，過了些時，夾了小小的呻吟說：

『踏空了一步，滾了兩三丈高，幸好——』

『幸好沒有跌下去，要不就真做了神仙！』

哄哄應和着的是一片笑聲。

逃出了雲霧的重圍，已經跑到了半山，把五個人都等齊了，第一個人停了半個時辰。再三檢點着不少一個，復向着山下走出。

做神仙的人連腰也跌痛，不能直起身子，別人手啊腿啊的，被銳利的荊棘劃出了鮮紅的血痕，有的把鞋失去一隻，有的把頭撞到樹身上，臉額留下青腫。那個爬着

下來的人，手被百足蟲咬了一口。

仰望着山頂上的雲霧，還是那麼密密疊疊，只惹着人縐眉，誰也不再想到成神成仙。

憶雲說霧，江南的雨後又是茫霧了。我推開窗，霧氣像是擁了進來，我看不見暗黑的夜空，我也看不見每日對了我窗口的那盞路燈。

明天，會是一個晴朗的日子麼？

牆

隔斷了我和這個世界的就是那一堵牆，從還是孩子的時候便深切地感到了。望上去，只是遮斷了的天，就是有美麗的白雲飄過，也會突然不見了；因為只是孩子，所以不會想到另一個院落裏的孩子以怎樣的欣悅來仰首望着那一片飄了過去的白雲，也許還拍着手跳着腳，自己却只是爲無限的惆悵充滿了。想到的只是有一天長大了，跨牆來往，不只追蹤白雲，也要追着響在牆外的一切清脆喜悅的喧鬧，還有印在我腦裏最深的那株越牆而來結了纍纍果實的樹枝，也要任我隨心採擷了。我是長大了，我仍然沒有能跨牆來往，留在家中的時節，還是牆圍住了我。有的時候我走在一條巷子裏，徑路雖窄，兩面却都是極高的磚牆，我知道，那是兩座舊日顯宦的府邸，爲了年久失修，牆身有些傾斜了。我望上去，只是一條藍天，也許有好太

陽，可是照不到這地上，牆角下正自長着暗綠的苔蘚。我感到壓擠，好像不能自由。在地喘一口氣，我想着萬一兩面的牆倒了下來呢？我恐懼着，我起始奔跑，人急路滑，我幾乎是從那個巷口跌出來，明亮的陽光，像是一點刺痛我的眼睛。

從此，我不大再想走那條狹巷，對於其他的小巷，也懷着同樣的戒心。只是有一次，在半夜三點鐘，爲了探視一個即將逝去的友人，獨自坐了一輛車，迷茫中車夫就把我拉入了一條狹窄的巷子。我問着爲什麼一定要走這條路，他却有十足的理由說道不走這裏，就要多走三里路。我沒有什麼好說，我的心跳着，周圍只是黑暗，車燈發着微弱的火光，在意想中我好像還看到友人彌留的面型。

我平安地到了友人的家，友人果然在一刻鐘前便死去了。

記得不到兩三個月我就離開那個城，我起始奔馳，我走過一個城又是一個城，在那一個城中我也未曾好好地停下我的腳來，我只是一個過客，我的心也未曾有
一刻的安寧。

終於，我停下來了，那是我真的有一點感到疲乏的時節。爲我駐足的城市在若干年前是我所熟諳的，因是更熟諳就更陌生了。最初我就住在一間小房子裏，那間房子離地面有六十尺高。在晴朗的日子，我看到蔚藍的天和對着我窗口的灰色的高牆。陽光照耀着，散發着光輝，一時間使我想到友人的詩句：「馬德里的藍天。」因爲是下雨的季節，藍天是不多見的，總是在灰灰的牆頭接上去的仍是灰灰的天，雨在飄着，滲濕了灰灰的高牆。我若是躺着，我只看到平板的屋頂，或是斜飛進來的一點兩點雨；我若是站起來，就只看到這一片灰。沉滯的水氣像是凝在我的心上，拂拭不去，使我有無比的悲哀之感。

就爲着這點不快我搬進近郊的友人家中，我有一間安靜的屋子，一條小溪在我的窗下流過。佇立在窗前望出去，是無垠的綠，在極遠的地方，天的藍和草的綠唧唧接了。那是無比的靜，只是一個人坐在窗下就可以消磨大半天的時光。到晚來溪水鳴蟲，一直伴我到天明。

可是這時光也只短短的兩月，爲了其他的原因，我不得不又投身在囂喧的城市裏。那正是夏天，里巷從早晚都響着不同樣的叫賣。粗嘎的聲音想一下驚倒我，尖細的聲音刺進我的神經。我抬起頭，迎面是紅紅的牆，被炎炎的太陽照着，像是也把煩熱投向我的身上。我忍受着炙烤，我的汗淌着，我的血好像也漸漸地乾了。我心中叫着：

『這怎麼成呢？我只和活在火裏麼？』

可是無情的牆仍自矗立在那裏，而且還像漸漸朝我逼上來，它要烤乾我最後的一滴血。記得有一次我是從床上翻到地下，失去了知覺，把涼水灑滿了頭纔醒過來。

對於牆的厭惡，日以俱增地加深了。我總是記着不去看它，只要來到我的屋子，我就俯首在書桌上，讀着或是寫着；可是每當疲乏罩了全身，像忘記了似地又走到窗前，立刻那紅牆遮住我的眼睛，還像是朝我移來。我就既厭煩又恐懼地急速轉過